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詩話卷四

宋 劉克莊 編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
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
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
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
稱不敢議其病蓋傷于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

刮取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于太史公紀傳固
不易之論至于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
知

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
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
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
琯雖敗猶為名相至于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
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杜公為詩家祖宗然于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
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
者于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於適則云美名人不
及佳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於參則云謝朓每篇
堪諷咏未嘗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云粲粲元道
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一輩又
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而服善今古一人而已世傳嚴
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

之句則武果有無狀之意矣不但以稱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麤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憂也杜嘲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船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乎薄雲巖際宿不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

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唯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

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
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
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
工于有韻者及古體乎

韓公字東野名籍湜而籍哭韓詩乃有後學號韓張之
句陸象山白鹿講義呼晦翁為先生後辨太極書則兄
之矣輩行有先後仕進有久近豈可以存沒顯晦而改

變甫白真一輩行而杜公云李杜齊名真忝竊其忠厚如此

盧藏用序陳拾遺集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于感遇之篇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為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出于是風雅之道掃地則大不然按上官儀詩律雖未脫徐庾然孤

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于史冊藏用不終隱向可
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指終南山捷徑目藏用為隨駕
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詆上官儀將以媚公主耳豈
篤論乎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浮艷
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雖繁而興寄都絕每以
永歎李之言曰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
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士風六十

六首真可以掃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矣昔南塘力勉余息近體而續陳李之作余汨世故忽忽不經意而老至矣聊記其言以諭同志

李陽冰序太白集云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語極駿壯不但工篆也

陶韋異世而同一機鍵韋集有一篇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理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題曰倣陶彭澤此真

陶語何必倣也若近時趙蹈中雖極力摹擬難苦甚矣
唐詩人出牧者多誇說軍府之雄邑屋之麗士女之盛
惟元道州賊退示官吏云追呼且不忍況乃鞭扑之韋
蘇州寄人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皆有憂
民之意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鴈湖不可
以復加矣

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行

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適賦秋胡云如何咫尺仍有情
況復迢迢千里外甚佳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送甥云宅
相予偏重家丘人莫輕東平道中云蟬鳴木葉落此夕
更秋霖絕句云柳色驚心事春風厭索居方知一盃酒
猶勝百家書其散語如祭雙廟文云時平位下世亂節
高極悲慨有味參送郭入云初程莫早發且宿灞頭橋
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漢山川行云江
村犬吠船尋人不遇云門前雪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

未歸郊島輩旬煅月煉而成者參談笑得之辭語壯浪
意象開濶荆公選唐詩惟此二家最多

唐人皆宗李杜雖退之崛起亦然任華者不知何人有
雜言二篇寄李杜畧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
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辭借問果是杜二之所為又云我
聞當今李白云云又云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
華于二公杜舊識李素昧皆名呼之或呼其行第又高
自稱道云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然二

集皆無與華酬答之辭華它作又不傳獨此二篇見又
玄集徃徃以怪見取者杜默欲與曼卿永叔並稱三豪
米元章自謂寶晉集勝眉山集華亦杜米之流歟

退之從董晉喪去汴甫四日而難作留後陸長源判官
孟叔度等皆死人謂退之幸免爾以史考之長源欲以
峻法繩驕兵為晉所制不免云又云叔度等苛細然則
汴卒樂晉寬弛憚長源繩束怨叔度革刻薄禍有胎矣
退之從喪而出盖見幾而作者余讀復志賦云非夫子

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
至愚固余異乎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仰盛德以
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
獲嫉貪佞之滂濁兮曰吾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
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
高翔此賦有無窮之意豈非嘗忠告董陸而不見用遂
欲舍之去乎先見如此其免于禍非幸也然長源忠義
死難與田弘正同故退之汴州行云廟堂不肯用干戈

嗚呼奈汝母子何以不討賊為恨不以獨免為善也

江陵道中寄三翰林云同官多材雋偏善柳與劉或疑言語洩傳之落冤仇按退之陽山之貶此詩及史皆云因論官市似非劉柳漏言之故當時乃有此說市之風波可畏久矣然退之于劉柳豁然不疑故有二子不宜爾之句庶幾不怨天不尤人矣

昔與王去非侍郎同官金陵云非言永貞小人鉤致名士退之罪謫陽山未必不為牽率余曰能為陽山之行

必不入佞文之黨去非以為然韓南山詩設或如者四十有九辭義各不相犯如縑壅繭絲出無窮柳寄張澧州詩就瑕字內押八十韻未嘗出韻如彎硬弓臂有餘力盡斯文變態窮天下精博然非詩之極致

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怨皆為武相元衡作也柳云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得昨夜畫堂歌舞人之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為御史元衡為

中丞待二人滅裂果然則柳賢于劉矣

子厚永柳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遷謫中含悽愴如哭凌司馬云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見之

張伯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為律格字清意遠惟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泐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張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薔薇一首入選

項斯警句多于慶餘如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如鶴
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如漁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送
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
可與任蕃司空圖並驅

世稱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
却不入選豈嫌其自粥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時小
姑畫得城中眉比慶餘尤工

佛于雙樹下右脇側卧而化至今僧亡者多云右脇按

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然則右脇者以背痛不能
仰卧耳若夫非背痛而右脇與不喪姊而尚左者何異
道家皆以老子為神仙之祖雖太史公亦曰莫知其所
終又曰百有六十餘歲又曰二百餘歲然莊子固云老
聃死秦失弔之太史公豈未見莊子耶

耿漳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鷄鳴覺有村贈僧云
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如強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
如艱難為客慣貧賤受恩多皆可錄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女母交口誨淫且曰恨
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道州
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
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
元白豈肯心服

李山甫集有代孔明哭先主詩命題特異宜有新意而
兩篇無一字警策學薛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人孔融
李邕為奸雄所殺無可逃之理若禰衡王昌齡為太守

所殺班固陳子昂為縣令所殺尤可憐也

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裏還家未當歸亦晚唐佳句

張嶠巨山評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公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于胸中不疑聖俞詩長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至于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厯諸公之風又評魯直詩文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所

愛憎而然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
府魯直自以為出于詩與楚辭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
者也佳處徃徃與古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
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于險怪要其病
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爾其文則專學西漢惜
其才力偏局不能汪洋超超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
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遠超特

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章柳之間又云公外王
父存誠子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
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
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其夷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
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遠欲連天江寬
疑浸樹左顧渚宮塗右眺襄陽路野迴無居人荒村但
豺虎依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
暮佇立小踟躕蒼蒼歸鳥去初夏云孟夏忽已至雨餘

草木荒俯澗有驚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是日農
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故園今何為默默心獨
傷防江云敵去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耦耕者十無
三四人努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又曰大漠與吳越天
南天北頭敵尤涉吾地飲馬長淮流飲馬尚猶可莫使
學操舟辭語高簡意味幽遠此類不可殫舉真南渡巨
擘與簡齋五言紛紛世上兒啁啾亂鳴蜩惟公妙句法
字字陵風騷癯瘦臧具美和平蓄餘豪顧我吟諷苦知

公心力勞柳韋倘可作論詩應定交它人莫不自夸大
惟巨山能踐其言

巨山五言絕句如犖确南路叢筠冒水生寒梅銷落
盡尤有落花明如青林擁蕭寺況乃在山陰出見桃花
發方今春已深七言絕句如十日濃陰飛細雨清川初
漲水平沙幽人閉戶春已半開遍山南山北花如故園
墳樹想青葱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僮父子紙錢
尤掛樹頭風如一行疎樹對柴門又見荒煙上晚村日

日墻陰觀日影人生消得幾朝昏日炙櫻桃已半紅更
薰花氣滿襟風路傍謁舍蹲遺獸應有荒墳在夢中讀
太平廣記云夢裏空驚歲月長覺時追憶始堪傷十年
烜赫南柯守竟日歡娛審雨堂有人夢入蟻穴
榜曰審雨堂皆精麗
宛轉有思致又讀楚世家云喪歸荆楚痛遺民修好行
人繼入秦不待金仙來震旦君王已解等冤親其忠憤
切于戊午謹議矣但微而顯婉而成章耳

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

謀巨山代蕭相答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于今日故相
圖身如累卵君知否方買民田欲自污亦前人所未發
世好巨山詩者絕少惟余與湯伯紀爾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議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道
封還除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致
道坐此去國徐集不載魚須之篇魚須出玉藻篇笏也
須音班與中貴人詩用此一字莫曉其義或言師川居
上饒鄭謐者奉使徑從師川常與往還歸而密薦然思

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著節遂峻擢之御
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尚在以此官召之豈一璫
所能薦乎或又言致道本蔡氏客後知秀州烏珠至棄
城而遁何暇議師川按致道集有問侯蔡少師啓進由
蔡氏固有可議其復職啓嘗自辨云居未嘗備提舉道
錄秘書之屬出未常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又云決如
綿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衆利兵堅甲既無勇銳之師屯
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則致道之心有可諒者繳

師川之疏盛稱其父子舅甥乃其出處大致帖黃及魚
須事爾

游然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
往往音節聳牙意象迫切且議論太多失古詩吟詠性
情之本意切中時人之病

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鬪麗顏為君一笑
靜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間語意不與
前人相犯

題李庭珪墨云長春殿古生荆薈猶有前朝遺物在錦
囊珍重出玄圭雙虬刻作蜿蜒態枯皮剥裂弄幾刓
斷缺精堅磨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左文米風流高一代
當時好玩不獨此器用徃徃窮奢汰徵工選技填御府
不惜千金為賞賚治兵唐推英衛精治民漢許龔黃最
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庭邽輩真主驅馳八極中
荒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尤物競為人寶愛
嗟余視此真龔土事有至徵尤足戒投文欲徃弔江流

幽魂未泯應慚悔此詩極精詣然李氏有潘佑林仁肇
而不能用亦未嘗無士

屏山挽李伯紀丞相公引裾堯浸縮斷鞅敵氛消指論
水災守汴京二事語簡而盡六言云鼎食鼎烹謀拙山
北山南興長片夢彭殤壽天一枰楚漢興亡有不可勝
言之妙

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幽花表窮
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藥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

紫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旆急
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羣帝胥命游衆仙
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
堪與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
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盂
熏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臘脂蘸羅縠絳艷生裙襦和
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以茲媚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
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後篇云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遊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化工
何作強耿耿不自眠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百
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駸駸日送紛嬋媛天回徂陰
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耻獨賢又疑未興周
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凋年一省三歎息十
步九折前詩家詫梅事槁乾陋肥鮮常于寒角曉愛彼
明冰懸疎枝澁冷艷小窗露孤妍吟悲角留嘆句喜珠
離淵忽茲遇衆甫欲發羞斷絃無以寄美人千室炊暮

煙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
謝之麗密韋柳之精深一洗今古詩人寒儉之態矣然
四靈中如翁靈舒乃不喜此作人之所見有不可解如此者
毛竹山頭雲雨昏靖安橋下小谿渾高陂約水歸
田急不管湍聲入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畛相見可
相親開門坐對臨溪樹故是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數
畝園竹亭茅宇雜花繁同官不可無兼局通管溪南水
竹村楊吏部方淳熙辛丑自武寧丞來攝靖安所作絕

句也後三十年余為縣主簿老士人猶能誦之趙南塘
常跋云公暮年所為詩比是益精清實簡遠與俗異畛
如宿葉盡脫而煜然華著于根使人熟睨不厭較林父
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題承廳云暮年叢薄寄鷯鷯搔首巡簷歲月銷留與後
人還要否一軒松竹冷蕭蕭館中簡張約齋云書生賦
分合窮愁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誰家見
雪似瀛州爛銀宮闕雲端見素奈園林月下遊說與南

湖張秘閣速來同直道山頭亦揚吏部詩惜其散落存者無幾北山陳公與吏部善故抑齋詩有自來

辛稼軒帥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勞既上功級未報而辛去賞格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云青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此篇悲壯雄邁惜為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惜無好事者搜訪補足之

余曩扁建陽便齋曰于為于北山陳公寄詩云聞昔子
元子愛謔于為于遺風今有繼此意否為徒犢價踰刀
劍原飴變堇荼聞弦知豈弟聯袂此懽呼近事先苞篚
何人問牧芻聚星亭澗好客我受塵無別篇云鳴鼓人
皆可彈琴今復誰儘賒王媪酒休賦大蘇詩時余方有
詩謗末所為發也

昔宰建溪趙章泉以詩祝游子蒙劉叔通二家孤寡云
貧賤可予置生死無彼拋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枝巢絕

佳又別寄五言云王家碧香釀劉尹建安詩王家酒有
名故北山章泉詩皆及之

余初筮江西有老選人繆瑜袖詩來訪其調官一聯云
有客去游丞相閣無人來問孝廉船它作亦多可采俯
仰五十年不能悉記矣

朱希真舊有詞云詩萬首醉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
京有路終須去且挿梅花住洛陽後召用好事者改云
如今縱把梅花挿未必侯王著眼看放翁自郎官去國

金史卷四
有
五言從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官召數月而
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無主不把豐碑
累放翁种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于誓墓
僅能自全

或咏杜鵑云自占高枝惜羽毛聲聲却勸別人歸似有
所諷不若亡友趙仲白君家自在劍山外莫浪江南勸
路人之句尤微婉也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與雖好士而力不能

援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
如何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
詞參與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
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常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不
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精麗不減崑體又云人行
躑躅紅邊路日落秭歸啼處山亦佳句

建陽卓田字稼翁未第時銘座右云吾家三世業儒而

貧小子勉之以酒解醒後策名改秩而卒

金陵制閫總漕鼎峙幕僚衆多歲朝桃符人人各出新
意惟一酒務官獨題云惟酒是務焉知其餘雖用前人
語而有意義

延平籍中有能墨竹草聖潘庭堅為賦念奴嬌美其書
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
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涂赴郡集席間借觀醉
墨淋漓今不復有此雋人矣

顯仁迴鑒客獻檜相壽詩云傳聞是日慈寧殿亦把爐
香祝帝師佗拜平章之歲某朝士獻生日口號云本是
神仙服日華而今癯悴為王家槐龍影轉朝方退閒却
南園一院花皆為人傳誦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催人
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月相思莫上樓樓上多
風雨游次公作卜算子也余舊傳次公及劉致中遺藁
鄭子敬借錄不還

亡友鄭明府舊和余詩云月似故人能赴約鷺如小友
可忘年高雅似其為人鄭名燭字君瑞

孫季蕃歲為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山
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淳熙可考
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尚一年小謝屐唐衣眉山帽
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鍾離明蚤也曾參兩箇
先生道又也曾偷桃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袞
衣茸纛但要酒星花星照鵲突到老

僧家示寂人人有偈遞相剽襲無起人意者壽山洪老
云八十四年全無把鼻潮退海門月生雲際囊山秀老
云未後一句雙手分付更問如何絮此二偈頗勝它作
洪舊住白鹿能入定者秀自號孤峯

後村詩話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詩話卷五

宋 劉克莊 編

朱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咎歐陽子卒章曰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此
一大議論通鑑綱目所為作也學者相承皆謂其說本
于程氏而范氏朱氏發之其實未然按唐史沈既濟傳
云既濟吳人以宰相楊炎薦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

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進以強
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
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
景龍間假臨大寶于義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
天改唐為周立七廟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
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下
方之躋僖公是為不智昔漢高后獨有王諸呂為負漢
約無遷鼎革命事時老臣已沒子非劉氏不紀吕后

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
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帝在房陵太后
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
違常矣又云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中宗上册后之名
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
聖武皇后議不行而止蓋吳兢承遷固呂紀之誤歐公
承兢武紀之誤中間有一沈既濟健論卓識照映千古

蓋乞削去武紀者既濟也引公在乾侯例書帝在房陵者亦既濟也其建此議在伊洛諸賢之先諸老先生非掩人之善者偶未之見耳

己未二月十九夜偶讀沈傳時年七十三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為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鄙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爾援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

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強記既登第遽棄官亦不求
岳廟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南溪柴公序其丈人物
高勝升伯仲能季庸之兄伯紀之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古注云朝宜有君子而但聚小人
韓嬰晏子謂齊景公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出
則賣君效利入則托君不罪亂法君又并覆而有之此
社鼠之患也人有市酒甚美者至酸而不售問里人里
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輒迎而吠之所以不

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吠之此國之惡狗也此事與經文若不相涉而深有發明它多類此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勾踐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今衛世

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引此事解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極有義味

與列女傳織室
女事大同小異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傳此章云孔子南游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逢天之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欲飲則飲何問婦人援觴挹之置之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抽琴去其軫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

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于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分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有狂夫守之者矣信如此言是此女能以禮自防而聖賢乃再三設詞以挑試之此前世陋儒之說而韓氏取之謬矣

晉文公亡里鳧須從盜文公資而亡重耳餒不能行子

推割股肉以食然後能行及反國國中多不附里鳧須
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也
里鳧須曰臣襲竭君之資而君以餒罪至十族然君試
赦之罪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君不念舊怨人自安
矣文公從其計百姓皆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
懼也事在封雍齒之前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龍虎彎弓射之沒金飲
羽事在李廣之前

卜商從衛君而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衛君商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簡子反朝服而見事在藺相如之前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事在勾踐揖怒蛙之前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才竭而短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子曰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子曰

闔棺乃止

語曰死而後已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勇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

以上見韓詩外傳

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曜素雪蒼天感精誠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志在列女籍竹帛何光榮按唐列女傳逸此女子事亦無姓名

賴太白詩以傳李史君必邕也

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李邕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則盡尊宿之敬與侍郎叔游洞庭云三盃容小阮醉後發清狂獻當塗宰從叔陽冰云吾家有李义傑出聖代英則執子姪之恭集中與羣從兄弟從甥姪多所稱獎與郡縣小吏如何判官云夫子今管樂未知判官何如人而當此句崔司戶昆季云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凡賓欲折月中桂持

為寒者薪必疎財好客者如崔秋浦鄭漂陽皆比之陶
令談少府劉少府皆比之梅生其于人情世法亦甚委
曲未嘗以金閨之彥青雲之士自居杜公氣象亦如此
上哥舒大夫述德陳情一篇其詞甚褒是先與哥舒有
還往矣及流夜郎贈江夏韋守叙亂離事則云幽關壯
帝居國事懸哥舒長戟三千萬開門納兇渠直書其罪
曾不少恕與杜老同

繫潯陽獄上崔相三詩末篇云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

襄王傾國人此言迫脅而行非其腹心上客而或者注
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者誤矣送王屋山人魏萬五言
云十三弄文史魏亦有酬李翰林一篇見李集云宣父
敬項橐林宗重黃生則魏之年甚少亦可見謫仙忘年
折節處魏詩高自稱道與任華同二人敢與李杜倡酬
其膽不可及矣

東武吟云白日在天高迴光燭微躬清切紫霄迴優游
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一朝去金馬飄落成

飛蓬贈宋涉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
君臣忽行路二詩與杜公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
中書堂往來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傍之作悲壯
畧同

古樂府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無羅敷前置辭使君一
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是羅敷之夫亦五馬矣共
載之間何使君之佻易也豈亦寓言如金吾子之類耶

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殷勤
為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潛別來不見身長
短若比小郎衣更長之句皆本此

玉臺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絃斷猶可續
心去最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如怨黛舒還
斂啼粧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竹
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鄉相第不及張三李

四家蓋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為劫灰故
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鴛乳燕也舍
羞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盡最頭亦甚佳

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難
全家死敵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十七歲不兩年
至從橐其峻擢以力拒偽齊亡命入蜀不專為程氏高
弟之故

秦少游常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為鶯花序

題詠甚多惟芮祭酒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張天覺晚尤重釋老為華嚴閣醺錄會緇黃皆歸之了翁以詩代書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即神仙天覺雖貴為宰相平生有愧多矣若果如釋老之說竊意其昇天成佛必在了翁之後或言了翁詩末句

不該佛然佛亦謂之金仙

后山云稽首西方仙

鶴相海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商翁有別丁珙詩云風霜

慈母衣中線塵土先人壁後書珙乃鶴相之子必好學者

陶商翁五言如梟鳴社旁樹盜發冢中金煉成丹竈在
騎去鶴巢空鹿飲沙渾水猿饑巢落雲七言如將老未
聞金作印師寒猶用鐵為衣山險不能留霸業水聲惟
解送年華道近可憐鴛馬駿時平不見布衣雄之類皆
可傳

朱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漁翁船語意

甚新不犯前人

屏山子魚詩云虐戲等剗孕淫刑真戮孥茶山食蜂兒
云奪食已非義焚巢真不仁殺身緣底罪作俑定何人
二詩可戒暴殄天物者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
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
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
徃徃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錄姑摘其可存者

于後

詠王昭君云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

張文綜

漢月正南

遠燕山直北寒

董思恭

厭踐冰霜域嗟為邊塞人思從漠

南獵一見漢家塵又云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

日憔悴有甚畫圖時

郭元稹三首內一首己入詩選香山云愁苦辛勤憔悴盡而今却似

畫圖中之句本此

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

王偃

舟行有返棹水去無還流

沈佺期古離別

暮暮望歸客依依江

上船落潮猶有信去楫未知旋

張繼望歸舟

送別到中流秋

船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

祖詠
愁怨

長堦落花滿

空院野鶯啼

煬帝蕩
子不歸

拂簾承花落開簾待燕歸

陳子良
學小庾

體玉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並著採蓮舟

崔國輔
採蓮

常聞浣紗女復有弄珠姬

張怙
採花

映花誰辨色隔

樹不分香

晁祖道
詠屏風

五侯新拜罷七貴早朝歸

江總
長安路

書

因計吏船

徐陵

銜蘆處處落無有繫書鴻

張正見

祇言花是

雪不悟有春來

蘇子卿
落梅勝于
遙知不是雪之句

傳語春光道先歸何

處邊

煬帝
春日

成童片子時變老須臾事

劉昫

詠古云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

王勃銅雀妓

妾妬今應改君

恩昔不平

張修之長門怨

閨情云雖是從來月東窗異昔時今宵一長夜應斂幾

人眉

庾信閨人望月

團扇辭新寵迴紋贈苦辛

李嶠

金鈎全出樹

桑條半隱籬欲教見纖手攀取最高枝

周弘正採桑

那作商

人婦愁雨復愁風

張晁江風行

扇掩將離曲釵承墜馬鬣

張昌

宗太平公主山亭晏

古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

王適古離別退之所謂奇男子者

一夜千年猶不足

徐陵

自憐年正少復倚堦為郎

崔顥王家小婦

鬟薄不勝花

謝偃

還恐裁縫罷無信達交河

南虞世

小膽空

房怯長眉滿鏡愁為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

常理古離別

殺

荷不斷藕憐心已復生

梁陳雜歌

在家嬌小女卷幔愛花叢

不畏羅衣濕折花風雨中

張子客

欲作勝花難從郎索紅

粉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丁六娘十索詩

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

不為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失傳

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絕無聲思

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
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
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合會萬里猶同鄉運命倘
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但木蘭始代父征戍終潔身
來歸仲卿妻死不事二夫二篇庶幾發乎情性止乎
禮義店家女則異是王嫗兒雖蓬頭歷齒母許壻之
矣女慕鄭家郎裘馬之盛背母而奔之康成卒章都
無譏貶反云傳語王家子何為不自量豈詩人之義

哉

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成父謂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又謂劉向司馬遷班固常見此書其後稍隱及盜發冢乃幸復出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于秦王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三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

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麋五十鹿三千五
百有八紂園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俘商寶玉億
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于駁而已百篇聖
人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觀道妙
六經俱是不全書況汲冢書之類乎

商辛燔二女縊世謂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非也柳子厚
非國語笑其誣且耄汲冢書云叔向使周見太子晉歸
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請歸周之

二邑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往見太子問答往復師曠不能難稱善曰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吾問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子晉靈異庸有此理但曠瞽而聰聲清而聰知之火色瞽豈能辨豈非誣而耄歟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為商王事

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
龜字閩帥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
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為一聯
云舍人舊錯夏商鰲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石敏若絕句云來時萬縷弄輕黃去日飛毬滿路傍
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是一春忙

袁紹檄孟德云贅閹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杯之土
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有烏

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為赤縣所歸皆罵得毒矣然操能
全陳琳武后不怒駱賓王反謂宰相安得失此人惟湘
東竟殺王偉偉教侯景覆臺城餓武帝弑簡文辱妃主
萬死宜也湘東始悅其五百言倭詩而欲活之及見一
目之檄偉遂不免忘九廟之讐恥快一身之喜怒安得令
終乎

石曼卿詩惟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及樂意相關
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所稱他作

苦不甚見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
文自任而曼卿尤豪于詩石自序性懶有作不能錄早
時解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收百篇來者
覽之或尚能識或如非已言久迺能辨遂併近詩存三百
篇藏之于家歐公尤重其人范公有鑿幽索秘破堅發奇
高凌虹霓清出金石之評集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
篇各一首筆力在薛能之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
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登樓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

微山寺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高樓草白有時榮髮白不

再好人生不如春髮白不如草贈別弋下失冥鴻網細遺

巨鯢送李庭之風勁香逾遠天寒色更鮮秋天買不斷無意學

金錢叢菊七言云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荷花

獨步世無吳苑豔渾身天與漢宮香牡丹恥生湯武干戈

域寧死唐虞揖遜區首陽山自注山在蒲邑都也汾河不斷天南流天

色無情淡如水寄尹師魯南朝文物盡清賢不事風流即放

言三百年間却堪笑絕無人可定中原南朝中散向人

疎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

自諭

皆清拔有風骨

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為村學堂中語然卒章云未應矯意急發赤怒春遲不害為佳作也

沈相落職制云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繫予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寶其還顯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頓以藩條擢聞機政惟人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均何風采不

如治郡朕尤虛己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折衝未聞宏畧
血氣衰而戒得以減廉聲既已乖鼎鼐之調始欲掛衣
冠而却雖曲全于體貌乃薦致于抨彈其鑄秘殿之
華俾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于未然貴臣抵
辜尚遷就而為諱慨往愆之莫揅期晚節以自全陳樞
降官制末云為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
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蓋簋
陳坐辭難而責兩制尾聯皆妙益公行葉樞責詞亦

精切然稍費辭矣于湖詩若不逮總得上丁齊宿云北
來被髮車連野東走乘桴浪接天汲汲兩宮常旰食受
膳歸去淚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瓊崖身益壯煙銷金
塢臭空傳之作極佳

世宗欲相陶穀范質不可而已穀以為怨及建隆罷質
穀當制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以報前
愆范讀之泣下余謂穀徒知譏玩范公而不知禪文出
于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況陳橋之歸范公固常以大

義責新朝然熙陵尚惜其欠世宗一死若穀預為揖遜
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祖鄙之而不大用聖矣哉
信州道傍有泉一泓甚清溉田甚廣舊有詩牌云炎
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騎驢來到此
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而集迺不收徐斯遠
家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子信豈未之見耶
淵明有述酒詩自注云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而終篇無
一字及酒山谷謂述酒一篇蓋闕此篇多不可解韓子

蒼因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至湯伯紀始反復詳考以為零陵哀詩人詩淵明歸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主弒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辭之廋也湯箋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遺薰朱公練九齒之句又詠貧士云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又云昔在黃子廉二事未詳出處子廉之名僅見三國志黃蓋傳清貧事無所考伯紀闕疑以質于余余亦不能解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閉戶然箕自屈盤誦
徹離騷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冰心稱斯遠有凍餓
自守之樂非過也

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叙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律
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余欲
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沉巢湖祝曰得一席風當以
平韻滿江紅為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刻而成末
句云聞環佩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政一望千頃

翠瀾旌旗與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軌相

從諸娣玉為冠

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五人

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

佩環神奇處君試看莫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電雷別守
東關應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
小紅樓簾影間此闕佳甚惜無能歌之者

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登
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
平之遺處指幽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黨

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必
爭起而譟讙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寧
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兮魏
甚蕘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攄悵不擇
其所發兮遂至于顛沛而濶疎當其解衣而慢侮兮坐
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于漁陽之參摑兮何預乎鸚鵡
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客
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奈何

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
仗正而拏戮兮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兮必
且脣亡而齒寒嗟繁城之佐命兮非不巧于自營挈四
百之基祚兮與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而如江水兮
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為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
苟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二賦皆佳此
篇乃其兄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意

鄉前輩柯夢得字東海一生苦吟有抱甕集古詩學孟

野然稍僻晦有夢蝶絕句云一覺千年一轉機覺來還是夢還非當時夢裏知蝴蝶便好穿花傍水飛前所未道也



後村詩話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詩話卷

六至八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劉贊化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詩話卷六

宋 劉克莊 編

過秦論云陳涉鋤耰棘矜不銛于鉤戟長鎡謫戍之衆
非抗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
士其語本呂覽有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
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
勝人之行陣整齊鉏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賈

生可謂善融化者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輿痿之機洞
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
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本呂覽云出則以車入則
以輦命之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命之曰爛腸之食靡
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但增損一兩字爾
此韓公所以有後皆視前公相襲由漢至今用一律歟
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數語特脫換揚敬之華山賦爾未
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也

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哉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美新仕莽為龍蛇乎然此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語多相犯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物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宋景文自名其集曰雞跖本此

勾踐欲報吳大夫逄同諫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呂覽

云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記于卑微隱蔽詞費于遙同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詩也小旻小宛二篇及孝經互見呂覽以為出于周書誤矣高誘序云不韋以其書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增損憚相國畏其勢耳誤記小雅為周書而莫敢指摘則懸金何為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小雅詩四篇也呂氏以為舜自作不知何所據或是誤引孟子

晉將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
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它士叔向歸曰
鄭有人焉不可及也按涉洧之章乃男女恩怨相爾汝
之辭子產謂晉不撫我豈無秦荆可事乎古人舉詩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皆類此

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遠遊賦略云馮東井以俯視識
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覓舊山與喬木纔依
稀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為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鼈

曩之奔走于市朝者如紛紜飛馳譁譁嗤嗤蹙蹙蹙蹙
肖翹陸離若蟣蝨之聚壞絮蜘蛛之乘遊絲吾乃今日
識羣動之變態兮覓然倚長歌而笑之亦既自得周覽
未畢惕然雲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皆作百慮續其來
歸乃宿昔之人寰始故時之喧卑向之俯仰欣戚無非
妄心然後知吾之生也與妄俱生邪氣乘之萬緣合并
為憂而患為虧而盈彼碌碌者自以為覺尤飾妄以賈
名甚佳內戎狄魚鼈數語與謫仙古風俯視洛陽川茫

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豺狼盡冠纓之語相類常州有
送李白之曹南序可見同時原善其文在蕭穎士李華
之間

常州觀海篇云北登渤澥島廻首秦東門誰尸造化工
鑿此天地源瀕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
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超遙蓬萊峰想像
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
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惟見石橋足千年潮水

痕雖高雅未及陳拾遺然氣魄雄渾與岑參高適相上
下

李華字遐叔山陽古城銘畧云有漢之衰野鬪羣龍天
地厭德人神助凶奸桀之雄為王為公名國大都于
兵衝鳳凰嬰刃麒麟挂鋒力勝者昌九州承風

缺

虞

賓不保其躬宿昔卿士如鴛如鴻沈沈將校如羆如熊
于漢則貳于曹則忠山陽古城草沒苔封

缺

日將昏孤

狸橫縱我我首陽有洛之東孤竹二子德音無窮武王

翦商不食而終刳臣篡君俛首求容義理長語亦壯浪
不在弔戰場之下

漢唐皆有宦官之禍而唐之禍尤烈幽明皇殺張后脅
憲宗劫僖昭譖汾陽西平族甘露宰相六族禍死十六
宅諸王終于亡唐而後已前輩謂漢宦者與政而唐使
之典兵之故八司馬附麗伍文固無足議但謀奪宦者
兵柄使范希朝韓泰總統諸城鎮行營兵馬邊上諸將
各以狀辭中尉中人大怒曰從其謀吾族必死其手嗟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乎此豈任文之智所及哉八司馬多雋才必有為畫策
者事雖不成與晁錯實武陳蕃何異而退之永貞行云
北軍百萬虎與羆天子自將非它師一朝奪印封私黨
凜凜朝士何能為嗚呼天子安能自將不過付之中尉
及觀軍容使爾以成敗論人世俗不足責退之豪傑亦
以天子自將北軍為是而奪印為非耶

余有畫山水四橫卷上各有五言一首其一曰高峰挂
層雲遠水沒平野當年居山客半是愛山者橋鼓欲流

崖路險不容馬慎勿夸世人政要知者寡其二曰青山
為誰高影壓三百里竹深已迷橋荷密半藏水區區名
利人坐瞑真可鄙慨想雲屋中恐是古君子其三曰急
雨冷梢溪寒烟曉橫塞茅堂來軒車中有隱者在市朝
一何有雲水兩無礙笑向塵世人不知是何代其四曰
通江石泉滑崩崖朝雪重牧兒心苦饑牛寒挽不動誰
人倚長松胸有九雲夢西風吹屋倒一笑無與共後題
畫李叔班作不知為何人詩則持約所書持約豈非顏

金少曰
卷六
氏耶

王黃州集第一篇訓种隱君百韻自叙出處甚謙云長
恐先生聞倚松成大噓其叙种隱節甚高累數十韻退
之于李渤不能過一种明逸耳未出山以黃州之剛勁
而尊敬之如此既出山如王嗣宗之麤鄙乃得以陵暴
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于王黃州王文正于
楊文公晏元獻于宋景文皆為翹材上客雖丁崖州追

仇萊公之黨亦不忍害大年呂文靖謫歐尹隨即收用
至章蔡用事坡公始過海矣中令讓官表多黃州之筆
可見親密其挽中令云商山副使偏垂淚未報當時國
士知與幕府少年今白髮之句異矣

詩以體物驗工巧駱賓王詠挑燈杖云稟質非貪熱焦
心豈憚焚終知不自潤何用處脂膏語簡而味長每欲
倣此作數題未暇也

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體輕薄然盧病梨賦未易貶駁

駱檄武氏多警策邊夜有懷云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
功挽詩云青鳥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盧仝劉
又以怪名家全集中有舍曠上人一首云長壽寺石壁
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饑讀即不饑鯨飲海水盡
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又集
有范宗韓喜得劉先生詩云玉尺沉埋久得之銘篆深
楷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殆與仝作對壘

三國志帝魏而卑吳蜀說者謂陳壽蜀人仕屢見黜父

為諸葛所髡于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而然翁甫仲山作
蜀漢書以矯之游丞相極稱其書仲山亦求序于余余
觀其書大意是但書後主為安樂公欲以著其不能負
荷之罪復翁書云後主不能負荷史官自貶抑之可也
豈可因曹氏貶削之稱會仲山先去其論未竟後得廬
陵貢士蕭常所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但蕭氏直
名其書曰續後漢仲山猶加蜀字耳蕭書後主為少帝
按後主嗣位二十五年而後播遷歿時已六十五似非

少帝周丞相為蕭序此書謂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
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張南軒經世紀年直以先主
繼獻帝而附魏吳于下方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
為正魏為篡攷訂詳備惜仲山游公皆未之見余亦近
方見之

劉斯立病中詩云欲成蹇士賦應作半人詩半人當是
用習鑿齒事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

其情于學也數譴婦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
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園坐間目成
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畫角哀沈園
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
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尤弔
遺蹤一泣然舊讀此書不解其意後見曾溫伯言其詳
溫伯名黈茶山孫受學于放翁

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太守

能為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為野老已無責路有流
民終動心退士能為此言尤未之見也

蕭子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
漿不是趁前船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煙中恐嗔歸得晚
今日打頭風

三良事見于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坡詩獨云乃
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橫今人不復見此
等乃以所見疑古人此說甚新後讀曹子建三良詩云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沒同憂患誰
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乃知子建已有此論

穀子駕不如養一驢

黃初中疑忌諸王黜削封爵名曰就國實同囚拘禁斷
還往求通親親表云臣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
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
所與發陳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

息也甚哀切

求自試表云若陛下出不世之詔致身雖刀之用使得
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
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
馘亮庶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闕猶生之年也甚悲壯

與楊德祖書畧云詞賦小道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而猶
稱壯夫不為吾雖薄德位為藩侯庶幾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哉若吾志
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
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
味其文勢駿壯退之荅崔立之書本此曹仲雍哀詞畧
云昔后稷在寒冰鬪穀在楚澤依鳥憑虎而無灾今文
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于翔鳥之翼幽房間宇密
于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文字麗密有如

此者

自三良以下皆
見曹子建集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尤遂初序其集略云富與貴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誠齋演遂初之說為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其橫民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

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過也
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
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
可謂善諫矣

雪巢讀陶詩云吾觀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太和
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為風融夷物華布未常見用力
萬物榮處處時與秋為月浩然無點注江山滋清絕宇
宙靡纖污乃知淵明詩本不在詩故邂逅吐所有氣象

隨所寓乞食不為拙華軒不為慕歸來不為高折腰不
為沮義皇平步超無懷真雅素簡淡豈能盡學者漫馳
步獨有無弦琴明明一班露雖甚清絕然太輕快集中
長篇皆類此要須更櫟括以韋柳乃善

蕪城賦云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岬若斷岸矗
似長雲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
餘載竟瓜割而豆分歌堂舞閣之基弋林釣渚之館吳
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

園葵賦云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惟二仲無逸馬之
憂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櫟梁甃壺
援醯曲瓢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筐甘旨清脆滑柔芬
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鮑明遠賦有思致然太拘狹開
拓不去畧存二賦于此詩工于賦押韻用事往往切題
岑參賈至輩句律多出于鮑然去康樂地位尚遠登大
雷岸與妹書六百餘字無一字及家事皆述道途辛苦
古今陳迹山變水怪羈愁旅思辭極典雅為集中佳作

燕公之文如梗木枝幹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
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
應鐘鼗鼓笙簧鐸磬宗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
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
有驅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
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
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輦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
可掬內亦體骨不饒獨孤常州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

雲漢長松怪石傾倒豁豁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
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
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
而氣勢宏敞廊府廩廢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
概令人疎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颶
激浪汗流不滯然而施于灌漑或爽于用李襄陽之
文如燕山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
鮮瞥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

金史卷之六
卷六
崇蘭繁榮曜芳揚
雖迅舉秀擢而能沛文絕景其它
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以上皇甫湜評唐
十一家之文可與法帖所載梁武帝評三十四家書對
觀

出世篇云生當為大丈夫
斷羈羅出泥涂四散號呶
擾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
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
經太山絕巨海一長吁
西摩月鏡東弄日珠
上始天之門直指帝所居
羣仙來迎塞天衢
鳳凰鸞鳥乘金輿音

聲嘈嘈滿太虛旨飲珍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飫飲不盡
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姝當御者幾
人百千為翻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
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無翕然復搏搏久而
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五藏為璫璣
顏如芙蓉頂如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為娛下顧人
間溷糞蠅蛆湜以軻雄自擬然此篇放曠超軼軻雄不
道也文字亦未及大人賦隋唐人言語耳

金匱之死金玉其墓黔婁之死首足不覆

皇甫湜

吳融詩阿對泉頭一布衣自註云阿對是楊伯起家僮
常引泉灌疏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威主辱而
賦詠倡和不輟存于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
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

蝸賦云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
不翅厥牛不齒爾今何功既角而尾

虎賦云西白而金其獸唯虎何彼列辰自龍而鼠善人
瘠讒人肥汝不食讒畏汝之饑

惡馬賦云彼騎而訢孰為其主彼芻而蹄孰為其圉五
里之堠十里之亭癘燥飢渴不擇重輕亭有曉吏曝之

為腊又毒其吏立死于櫪

已上三賦
見玉谿集

玉谿與陶進士書夫所謂博學宏詞者宜容易哉天地
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
聖賢之文盡知矣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

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詞者耶恐猶未也設他
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問一事詰一物小如毛甲而
時脫有不能盡知者則是博學宏詞者當其罪矣私自
恐懼窘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
大快樂曰此日後不能知得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又云
常自祝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
獲忠肅之謚也其論激矣

前人紀蔡京權重喜閩漕鄭可簡餽茶就封皮批進修

撰除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難吐綬愛玩久之
問誰所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就劄于批除刑部
侍郎人以為戲筆也而命下西山先生云其權重于蔡
氏耳

遠相當國久從官多由徑而得端平初鶴山召對云侍
從之臣有獻納而無論思亦雅謔也

鄭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懶讀書七言云愁
破方知酒有權皆有新意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詩至于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唐人
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近之

溫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之
語頗有思致

南豐序南齊書云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唐虞之迹耶併
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

之士也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曲阜行
潁濱中書舍人制云在昔典謨訓告誓命之文學者宗
之以為大訓蓋當是時豈獨綱紀法度後世有不能及
哉至于言語侍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非後世之士所
能髣髴也詞意全本南豐其家庭素所講貫也

橫渠絕句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畝田四十
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又云兩山南北雨冥冥
四陂東西萬木青面似骷髏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

其清苦如此所以為一代儒宗

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寫邕遺書琰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妻胡之恥豈不大于親授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絕小功之祭歟

義山孔明廟云玉壘經綸遠金刀厯數終誠齋徐孺子墓云舊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灰禮樂邠金刀之句尤精確

義山善用事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自應

制科至謫死止以十字道盡

溫飛卿過韋籌草堂七言云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林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著晉春秋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

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此謂魯生及孔子之後有絃誦于其間者爾而疏云懼其神異乃止不壞誤矣高祖誅項籍引兵圍魯魯諸儒猶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豈亦有神異耶

解經如此豈不語怪神之義哉

半山擬寒山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為女人
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
知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為已後有慈受和尚者
擬作云姦漢瞞淳漢淳漢總不知姦漢做驢子却被淳
漢騎半山大手筆擬二十篇殆過之慈受一僧爾所擬
四十八篇亦逼真可喜也寒山詩麤言細語皆精詣透
徹所謂一死生齊彭殤者亦有絕工綴者如地中嬋娟

女王佩響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繞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殆不減齊梁人
語此篇亦見山谷集豈谷喜而筆之後人誤以入集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
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
而絕哭令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
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

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畀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推于弱情壯圖終于衰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古史之異闕景默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

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晡設脯精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

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
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
與違不其兩傷乎悲乎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
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
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于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士衡此作
詞簡而事甚備語絕而意愈新當為魏晉間文章第一

序勝于文

弔魏
武文

後村詩話卷六